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安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王柊

文安集卷九

元 揭傒斯 撰

序

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學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猶幸學校未廢儒者知有所依歸況窮荒遐徼使無學校安知有所謂聖人之教哉故學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係也我元建國餘六十載矣

崇儒之意非不至興學之令非不加俊造之士非不舉而用之而猶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旬宣之道未盡㢘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也職教之徒擁腫朒朓孳孳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使貪緣之吏閒窺隙伺日相與為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學無廩稍又幸而遇賢有司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自愛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賢能自賢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若今廬陵劉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廩稍之有無有司之賢否不可知既不近

於大府而遠在數千里外然俗無美惡地無遠近教之化之在我而已況君有學有行家足以自給稍得一賢守令自拔於上他日五嶺之外窮海之濵有善教者必自君始愛之慎之吾將洗耳於北闕之下

送張都事序

天子既建奎章閣置大學士二人侍書學士二人承制學士二人供奉學士二人參書二人非嘗任省臺翰林及名進士不得居是官明年增置大學士二人典籤二

人典籤秩從六品初命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人台哈巴哈
兼善丞相掾張景先希哲為之希哲尋去為禮部主事
又以丞相掾張中立惟正繼之居一年兼善拜南臺監
察御史惟正以遷江西行省都事天下之選莫重於省
臺或由省臺入為閣官或由閣官出居省臺則閣官之
選與省臺等而又必天子親擢之惟正一歲中兩被擢
皆得天子所重地其日夜求所以稱塞固宜余與惟正
同僚同與修皇朝經世大典惟正無一言不及於仁義

無一事不致其精詳余常謂惟正居職任事無不及者
江西號繁劇難治然繁劇在郡縣無在行省行省苟得
其人雖使郡縣皆務為簡靜猶反掌耳江西難治莫甚
吉安然以前江西廉訪使馮君輔令揚州總管納懷治
之政未嘗不行訟未嘗不簡吏民未嘗不心悅誠服非
惟不能欺至不忍欺是故為政係其人不係其地而君
輔納懷之在郡也上之人惡其異已也沮之抑之不遺
餘力卒不能安其身以去江西之政日益弊民日益困

加之以譏譴重之以疾癘有司恬然莫之恤者果誰為之耶故天下郡縣不患無賢守令患上之人不能正其好惡以示其嚮方公其衡鑑以别其淑慝扶其善類以激昂其志氣耳故行省者郡縣之標準也苟標不正準不平欲其影之直鈞石之和得乎今惟正之佐江西也以平章全公之簡重廉正惟正之精實謹敏相與存大體略細故先人而後已使君子得以行其道小人無以騁其姦民之有瘳也必矣惟正敬之勉之其毋忘天子

親擢之意他日有論奎章人物曰惟正惟正則僕也與有榮耀焉

送藝林庫提點畢申達棄官歸養詩序

世言忠孝不兩立忠孝亦有二乎見於事君謂之忠見於事親為之孝人見其孝也而不知有忠之道存焉曰孝而已矣人見其忠也而不知有孝之道存焉曰忠而已矣一行非孝非忠也一念非忠非孝也天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人物之衆也其可感而通者莫疾乎忠與

孝也雖庸人孺子一行其孝而風俗為之變世之行政施化有弗能焉雖孱卒賤隸一行其忠而天地為之重世之守職任事有弗及焉况身為名父之令子聖天子之賢臣者乎一出一處豈無所係哉藝林庫提點樵隱君兼才德之名懐忠孝之實昔者天子既奪其養而寘之藝林矣君不以莞庫為卑而怠其事又命攝授經而列於奎章矣君不以師道為尊而貪其榮一旦棄官歸養如孤雲之遇飄風瞬息而不可留也雖賁育之勇不

能過馬濟南之士豈無所動其心哉即使君日居朝廷之上奉一職效一官其忠亦如是止耳今退居庭闈之間盡甘旨之奉謹溫凊之禮父母樂之鄉黨稱之使天下聞者父以教其子兄以訓其弟相率而歸於孝弟之化以相隆平之治其為忠也不亦大乎故君子處亦一忠孝出亦一忠孝烏可歧而二之哉昔親之壯也而不知事其君是不孝於親者也親既老矣而不知事其親是不忠於君者也天下豈有不忠之孝不孝之忠哉則

樵隱君之出處交得其道矣君行矣余欲歸養而無所用吾情焉車既膏馬既秣凡工為文辭者皆詩以送之而奎章閣承制學士李公命余為之序

送伊蘇達爾齊序

自科舉廢而天下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為農則為工為商自科舉復而天下武臣氓隸之子弟皆為士為儒非昔之人無聞知而今之人獨賢也顧在上之人所以導之者何如耳國家臣妾萬邦南北為一餘六十年而敎

化不興風俗日壞奸宄屢作者任法律而務財用也仁宗皇帝赫然奮起賓興天下賢能而用之雖刀筆筐篋之末并欲傳之於士天下孰不釋耒耜而談詩書投干戈而從筆硯行之二十餘年孔孟之道卒未能大洽於天下者仁宗皇帝在位日淺得人未衆作養之士未成新莫稚櫱不足以勝夫深根固蔕牛羊日夜又從而牧之信道篤者類指為迂濶稍出芒角為國家分憂者盡格之下位急功利者遂從而彌縫附會覘旦夕之餘景

而不知已為他人所銜轡矣自是法律愈重儒者愈輕羣然鼓簧謂士不足用科舉無補於國計不罷不止嗚呼果孰為國計哉至元初從軍襄樊有察爾齊者哈喇人也以功為千夫長察爾齊傳圖嚕罕圖嚕罕傳圖琳台三世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賢圖琳之子伊蘇達爾齊從郡人李宗哲學進士業有聲今年夏從其婦翁增城左君至京師拜余程文憲公故宅貌粹而氣和才清而志鋭他日必為名進士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為富貴利

達之媒也所以進其德而達其才者也故其學不止於為進士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且文武非兩途也用之制治則文用之定亂則武非文之外有武武之外有文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為輔治之具非為治之本也財用非不務也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非瘠民以肥國也故君子之學也用以致其君則為堯舜之君用以治其民則為堯舜之民非徒學以自别於農工商賈而已國家

養之必以其道待之必以其誠任之必盡其才非徒用以竊任賢之名而已然學在我養不養用不用非所計也而用不用實關天地之否泰國家之盛衰吾道之通塞此君子之所憂不敢計焉者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興為去就當天下任者倘有仁人之心不忍坐視淪胥於苛暴慘刻必有為國家計者也幸勉旃毋自畫

沇溪先生文集序

豐城文物之盛自漢徐孺子以高士之節讀書龍澤山

中為太守所禮唐王中丞以風后力牧之望留滯江湖為詩人所嘆至宋彬彬不可勝載矣而黄氏居沆溪之上相望數世以文章學術顯名天下葢自柳州公始公諱得禮字執中由元祐三年進士三遷而為柳州推官年三十九以卒其享年少其歷官未久故其行事不能大暴於天下觀其遺文則可得而論矣公之詩沉鬱雄健有矯齊梁晚唐之意公之文辯博閎大有憂天下之心葢當國家盛時其氣渾其政平故其發於文也和而

莊直而不遷至若論唐大宗遺憾於魏徵有恥不及其臣之失牛李之禍罪在德裕不能以公滅私陽城愛弟不娶甘棄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為素隱行怪其志於世為何如也紹興初公之玄孫原編其遺藁得詩九十二長短句五史論十雜著九拾遺詩二長短句一及附録四首離為四卷至淳祐中其子脩紀始刻之已而燬於兵今公七世孫璧將復刻焉而屬余為之序惟黄氏由金華徙豐城葢數百餘年矣訖宋之世登進士第者

十有三人而公之子吏部郎中次山公之孫禮部尚書疇若為最顯其行事則載之國史其文章則吏部三餘集尚書竹坡集世多有之故不復論

無底書囊序

無底書囊二卷故族父竹泉先生所著之書也先生諱垚翁字汝和世為豫章豐城人父諱涇伯父諱士林皆受學清江張文憲公之門文憲公器之稍不及之即以書詗先生十歲而孤惟母育養之而母性方嚴聲色不

少假先生亦強學力行事母極孝自爲子弟以至没齒
人未嘗見其過踈髯廣顙眉目聳秀癯然若不勝衣居
碧山之下萬竹之間竹間有泉甘冽不竭每清風徐至
幅巾藜杖臨於泉上望之若仙早從大人先生游如鄉
之翰林學士徐公經孫戶部郎官李公義山臨江蕭左
史山則監察御史泰來兵部侍郎徐公卿孫廬陵秘書
監丞歐陽公守道湖南安撫使李公芾每與言論引據
經史慷慨激烈風概凜然故莫不折節下之晚歲教授

鄉里凡經指授皆尚氣節不碌碌隨人後望而知為揭
先生門人平生所讀書皆手自編校其所論著必以扶
樹世道為本此書特其聞見緒餘猶鑿鑿精實如此況
其他哉元貞元年冬十有二月寢疾明年正月十四日
早作沐浴易衣冠謁先祠畢還坐堂上手為書數通別
親故賦五言詩八句示其子載且戒之毋以釋老汙我
端坐而没後三十有六年其嗣子將刻是書以傳而命
傒斯為之序臨風開卷灑灑若睹其風儀歷歷若聞其

平生之言而終古不可作矣嗚呼悲夫謹序其槩如上

至順三年七月日序

臨江路張同知自然頌序

自然道之極也因而品節之聖人之教也老莊明自然而不可入於聖人故儒者所弗道河南張侯之貳臨江也其言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非有於我也賞所當賞刑所當刑刑賞非有於我也皆自然之道也行之三年政果有聞遂名其所居之室曰自然其民之賢而

文者陳宗元倡其友前鄉貢進士易方猷等若干人為之頌而請余序夫張侯因自然之道而為之政不騁奇以取名宗元等因自然之政而為之頌不溢美以為說惟不騁奇故民得遂其性而樂其業不溢美故文得盡其辭而信於遠皆可嘉也且以張侯之賢而得宗元以為之氓必能導之以親親長長之義使侯之政易行以宗元之賢而得張侯以為之上必能後其奔走力役之征使元之教益申是又皆可賀也惟其知自然是以合

自然是為張侯自然頌序

送燮元溥序

廬州舒城長燮元溥泰定四年進士也元溥蒙古人名燮理布哈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元溥治舒城廉敏明恕見許於士君子賑飢興學有恩惠予民時郡縣吏初到官条所部必舉元溥以為勸余嘗載其槩於龍眠書院記中今遷撫之樂安其民慕廉吏思惠政與舒民

同又多文而好學易以禮義化然撫五縣皆無公田之入可以自養非痛自節縮去冗食之人鮮能自固者況元溥名進士人望之也尤深責之也尤嚴決不敢以他吏自恕自易其常令天下所共聞知者海南治公田之入十倍常賦民不堪命遂起而盜擁衆數萬破州略縣賊殺將吏屠戮士民兵連禍結數年不解為朝廷之憂彼有田而賦之不以其道害猶如此況當天下兵飢疫癘之後誅求割剝之餘民力耗竭之極又無田而殘民

以遑將無海南之事乎此吾與元溥所深憂而極慮者而天下行之若素漠然不以為意吾不知其何心也嗟夫元溥士不為仕則已仕則必盡其道毋貽父祖之羞為天下後世之僇笑也

送彭仲寶赴水北廵檢序

臨川彭仲寶以溫厚之德深潛之學雅正之文佐修皇朝經世大典於奎章閣以恩借授衢州龍游水北寨廵檢將行謂余曰余儒者也釋俎豆而弓刀非素所從事

也非所從事而從事焉去覦遠且困不可久也以去覦遠困不可久從事於非所從事如曠官何曰天下治以禮讓為邪郭而莫能破以詩書為甲胄而莫能入以仁義為干櫓而莫能犯故守之以謹敕之士而有餘天下亂高城深池不為固長刀大劍不為利強弓致矢不為威故守之以熊虎之將而不足今天下之民涵恩而沐化好善而惡惡安耕而忌戰爭者五六十年雖有強王叛將屈強於數千里之外不過馳一介之使手數寸之

革即縛致闕下視區區狗偷鼠竊曽蚍蜉蟻蠓之不若是故夷城塞塹東兵卷甲偃然有萬億年固安之勢君以數十里之地善惡不掩乎耳強弱不逃乎目是非不惑乎心輕裘緩帶足以坐鎮之何曠官之足懼哉吾惟憂其所不憂慮其所不慮備其所不備仁言而義動雖守數十城可也何有於數十里哉仲實以為然遂書以贈之

文安集卷九

文安集卷十

元　揭傒斯　撰

記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訓欽

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是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二楹又刻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泮宫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傒

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為富州以河
東陳侯元凱為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五年矣士失其業
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
遂修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
為政不數月境内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
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
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
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守

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為治秦能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汙隆以科舉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畆則行乎畎畆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科舉之勸哉然世豈能皆伊傅其人哉而不

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上方
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
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葢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元徽絶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必
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履
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
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嚴風氣呰窳郡西湘山又

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之廟荒圮穿漏曽莫顧者罷輭者以民勞為解貪墨者以廪薄而辭講誦不興薦祼無所侯至會欽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黄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倡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赫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崖食功傭力人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戚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守於講堂之左

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辟廟南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子廬陵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衆昔靖之鄙為羣獠刧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供不敢怠遑及郭侯為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戮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僻處而王共

不闕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竭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野人免於刑僇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湘灌瀟水合流其下

蓋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向方哉廬陵舒城長燮理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貴儒之所以為重而復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山莊故基於東

禪寺東舒王祠西甞没於寺者據山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禄入募工度功作書院以奉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政之本不踰時而成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麗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范鳳瑞割田二百畆以供祭養既告成於廟遂立之師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飢疫未復郡

縣長吏能以荒政自任且不足遑知禮樂之教哉而舒
城勸分則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强暴子弟一有弗若
則父兄長老呵責詬怒惟恐見絶於長吏休休焉方日
以興學為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携離轉徙者長吏豈獨
賢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
水有舒水始入於隨後并於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
為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為强國最後宋室南遷頼其
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為學其可得乎

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君繼出而學校之教欝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究其禮此非上之過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畀爾以賢長吏一以詩書禮義覺爾民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𠫤其器設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疏節也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删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忠黄文節二人嘗過其

山莊故合祠於堂之北是役也建始於天歴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歳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籩篚之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惟涿州孔子廟器皆尚陶殘鈌苦窳將事者恥焉觀者議焉有

司莫以巽泰定四年秋廬陵曾君明則來領教事始白於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及有事於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恥者誠敬之心生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杜肅府而藏之屬奎章閣授經揭傒斯文而志之或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從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況世所寶三代彝鼎罍斝尊卣之屬皆範銅為之也皆

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為歟彼皆欲為長久計也皆欲為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之觚為觚金之觚為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麻冕而從純非歟必以古為是而今非則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尚也以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輿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恥焉而議焉則敬

何由生禮何由行歟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傒斯曰祭器者所以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矣是器也有司謹藏而時出之仍刻其目於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以郡縣皆立

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三
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爲萬世帝王傳道
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黄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
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爲醫
家專門之祖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
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如太醫院所請配
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
遂著爲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

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盱江左祥由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湖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於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為三皇廟壊撓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塈而黝堊之自殿堂徂門凡為屋五十有二楹巍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學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修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

敢置議醫家既得專祀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祀事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禮焉其咎大矣凡若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闓疏平恕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賛其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左君之命請記乃為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

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縋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積土壤具畚挿以備奔軼沖射水將涸則發徒以道淤閼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熕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

詹事翰林太醫二院皆能其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狃私毋沮勢怛威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極汶泗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於理退即所署治文書庫冗倹陋吏側立無所爰告於衆曰予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顧以函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羣吏何所聽令鄉

遂之老州邑之長何所禀政荆揚益兖豫數千里共億之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絶域朝貢之使何所為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於庫協謀於吏攻石選材為堂於故署之西偏隅隩廓深周阿崇穹藻繢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矩左庖右庿整密峻完前列吏舍於兩廂次樹洺魏曹濮三役之肆於重門之内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内向有翼有嚴外臨方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於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城遐邇縱觀

仰愕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慎周敏于公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頼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王建議於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於海内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於兹者鮮不著勤焯勞載於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夸其民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為而不敢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

也首事於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於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内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傒斯為之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於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為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嚕噶齊哈喇丹始建東嶽廟於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

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羣山俯視檻井朝陽夕陰如神往來稚耋男女蟻行而上俯視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為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刋木為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悦又明年秋州人前肇慶路廉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於石夫東嶽魯望而廟於兹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

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靡届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禄降惟君子能之若夫修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官揭傒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禄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容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渺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邑曰永豐

是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鷲溪之濵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而多夀絃誦之聲溢於四境耕種之民交於四野時危代易干戈所不加馬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玩無高爵重禄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遊四方而心安之泰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

園數畆種桑柘三百株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葉者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者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賔客之奉可不具而足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足為保家之主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為藏修之所取孔子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榜曰浮雲道院又為五言詩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為樂客有愛而和之者不敢辭有録而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欲富貴而惡貧賤非甚相逺也而聖人不求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則不然必求其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早夜孳孳死而后已於是聖人始如天

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跂及衆人穰穰忽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蟲沙其去聖人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忝於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吾安歸兮孔丘又歌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迹兮去無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為記客名鵾字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柳之間其大父益壽至百三歲云天歷二年六月九日揭傒斯記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有山巍然而高大隆然如波濤蔽於一州者曰連珠之山有谷焉蒼峭深窈若與世隔谷之口有寺焉名如其山南唐昇元中肉齒和尚曰智通者甞居之入谷數十步有廟焉曰靈感之廟宋慶元四年所賜額也天歷元年寺住持如海知事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為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於成神享其祀人

樂其功明年介子女兄之夫陳君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之聲飛繞其上杉上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於此汝廟祀吾當福汝民乃伐杉為三神象冠服形類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饗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為淨感淨應淨佑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森者杉也秀才者美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

木德之種木主仁故爲善不爲惡爲祥不爲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兹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兹山與天地無窮兹神亦與山爲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爲無窮也然非兹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於乎而民其益務爲善毋使見棄於神哉天厯三年夏四月朔揭傒斯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治乃祖

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李梨栗為正陽方之宜芳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為林矣若菊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於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居以入於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植也東池之外又為大池春夏

泛溢可以舟楫池之北為堂八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為堂六楹以館賓客又北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之事又所以為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嚣之吏不及於門田園山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受其成以治之故叢脞之政不嬰於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闌説日坐亭上與園

丁埜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脩其經術疏其流泉時其灌漑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隂陽之變化以詧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忘其世慮客至則觴咏嘯歌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烟水交錯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禄不與易也是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融雖崇臺累榭奇芳異物之觀名姬淑媛哀絃急管之奉惡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棣請予記之為序其説俾刻於亭

楊氏忠節祠記

廬陵楊氏作忠節祠者何昔金人侵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大罵死韓侂胄專國擅政柄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祀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先也别祀廣東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子同知崑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三歲禄入七萬

繒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部閭通敏惠奉法循理為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事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廬陵之楊則自蜀徙益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公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

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為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

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由太常俸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以厭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鎮民廣文壽既倡義以敞其樓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

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令則碑為秦温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俟江次龍輙薦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鄰人瘞之程之左溢絳水之濆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潮汐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

唐天祐歴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為崇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曰永濟改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為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媪非産龍徒以豢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為哀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孫有所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以感雷電降

雨澤鼔濤浪摧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悖忠賊仁害義自絶於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温者攝象州守部饟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於舟龍若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茍為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

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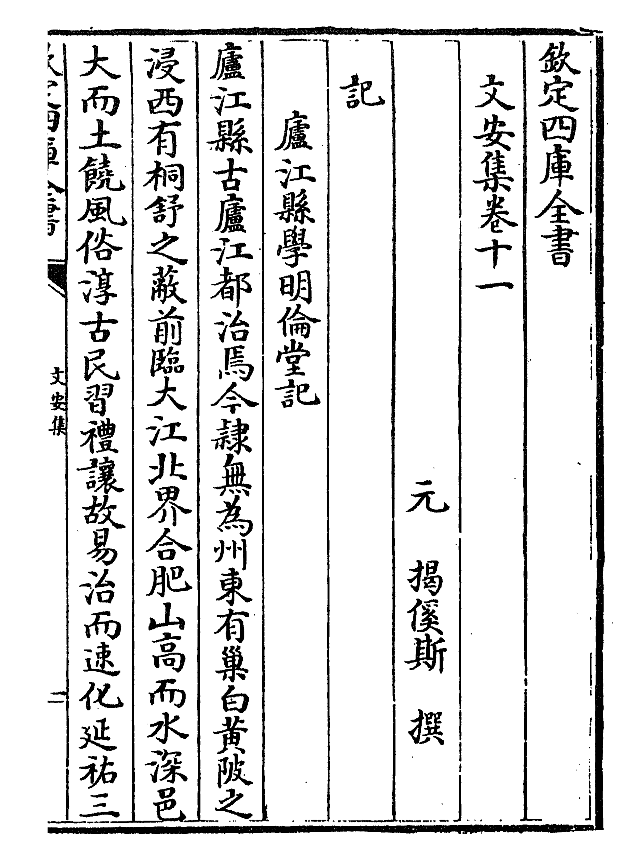
易州定興縣城隍廟記

城隍神天下通祀或有天子封或無封其垣屋器服一擬於王者雖有强毅聰察之吏不敢廢水旱疾疫必禱焉易之定興廟於邑之西南隅制古而地僻大木蔽虧莓墻蘚砌黮然雲興肅焉風行過者悸心入者易慮而禱亦輙應屋之撓壞缺漏以時葺之無所攺作而垣獨

完於是邑人張伯祥等因翰林從事杜德遠謁記勒石夫山川之蓄都邑之會民物之富精合氣融動必有神神者隂陽之至德禍福之樞機也體之則應感之則通非有待於祠祀尸祝祠祀尸祝古人所以事神非神之本也後世殫財力竭智慮黷法亂制求以事神神其享之乎惟兹廟侈不陵節儉不失度庶幾能以禮事神者宜癸享而民寧然記者所以著始末叙因革今皆無所於考獨記其事神之有禮也延祐三年夏四月癸酉翰林

國史院編修官揭傒斯記

文安集卷十



文安集卷十一

元 揭傒斯 撰

記

廬江縣學明倫堂記

廬江縣古廬江都治焉今隸無為州東有巢白黃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蔽前臨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饒風俗淳古民習禮讓故易治而速化延祐三

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廟後九年邑令張導禮更為神像及禮器至順二年春二月碭山成君克敬繼為兹邑祗謁先聖師退即明倫堂教官以下以序列坐歷問風俗臧否吏民所疾苦古今賢士孰忠孰孝各以所聞知敬對起瞻棟宇摧撓腐敗蹙然曰是固出治之本乃爾而緩乎即日出私錢為民倡合所得緡錢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即工至七月戊子落成凡為屋六楹丹堊藻繢高壯宏麗始與廟稱於是人皆知君所以為治之

意不待教令日趨於善明年夏屬舒城宰燮理布哈請
予記夫明倫之説具在六經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
已若堯之惇叙九族舜之敬敷五教禹湯文武周公之
所以化民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教皆是道也是故
君不君則天道乖臣不臣則地道睽父不父子不子則
人道絶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間哉君子受於
天承於師備於身施於家行之於鄉居一邑則以之治

一邑居一州則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責則以之盡天下之責不以上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從而怠其教彼方以去禮絶義為悦我則曰天叙天秩不敢廢也彼方以殫財毁質為欺我則曰福善禍淫不敢誣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子之學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獨為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為升其堂立其庭為師弟子者之告吾聞邑有文翁者有周瑜者有毛義者

雖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時之士然其所以事親事君之道有能企而充之亦庶幾焉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興宗成君字簡卿婺賢大夫云

靖州廣德書院記

靖州居楚極壤洞庭渚其左巴蜀據其右狢獠與隣猨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藉也然其民好鬬而勇於為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自魏文靖公竄靖州

士始知學近來有粟朝儀者靖之會同之賢者憂其土地僻陋去上國遐遠士不典於學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迺築書院於居之里因其鄉名曰廣德厚歲幣以聘良師高廩稍以養生徒凡鄉之子弟俊茂者窶不給者咸得來學其中絃歌之音甫作而隣儌警報當大兵督餉道學遂瓦解事定凡園田進取之務悉置益廣棟宇豐聚蓄招捄生徒繇是復振且欲示子孫毋替厥服介其友謁文於余夫民之降衷秉彝雖有居天地之外未

能或之違也故三苗負固舜舞干羽而來格越裳肅慎去中國萬里慕周德重譯而來朝至於文翁之在蜀韓柳之潮與柳皆能一旦變文身椎結之俗千載稱文獻之邦益可驗矣然彼皆大賢之所為德盛而化博道高而名流其入於人也易今粟氏以窮邦韋素之士奮然鼓義以韓柳文翁之責自任亦可謂難也已嗚呼士之居是鄉游是鄉以及粟氏之子子孫孫而有違其志背其道褻文教而不宣而惟暴棄之歸復何顏以自顧

其身耶可無念哉其為屋椽礎之數若干工匠之計若干自相攸訖成之歲月廪給之寡夥咸俾刻於碑陰焉

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國初廣之增城孔子廟火於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家鄭遂以宅為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繇廣州香山令潮州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得故址城西冲霄門外百八十步面

鳳臺負龜山水縈迴如帶始合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羣工效能顧濟陽復選其材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為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為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深二筵有二尺堂

之東為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内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於廟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修其業和民人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明文

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為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為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為聖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為賢乎賢如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記

陜亭記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鎮買舟泝流而上未至廬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漁舟賈船膠葛其下前抱二洲人烟雞犬出没誕漫又挐舟前行數百步有小溪出谷中仰見層巒茸擁雲木森悦遂舍舟循溪而入越五里劃然開朗左右環合風氣藴蓄有巨塚隆然在山半由塚之右又入小谷有屋數間題曰陜亭乃坐亭上召守塚者而問曰地為何曰為書堂原塋為誰

曰為阮氏何字曰民望曰吾知其為人矣是嘗以年十
三風雪徒步求書福建憲使出其父於獄者是嘗佐其
父連山薄尉攝兵馬鈐轄撫洞獠有方者是嘗拔俘虜
之子於軍中以還其友贖俘虜之母於邑大夫以還淮
僧責名家之女於歌筵以還其夫且給其家使改過易
行者是嘗為郡曹又為縣都曹寛海艘之役罷抗治之
害者是嘗受知滕國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
楚國程文獻公鉅夫南臺薛中丞居敬孫御史世賢者

是嘗為翰林潘侍讀昂霄為監察御史時舉為江西憲掾不果用廣東帥達喇海朝京時湖廣燕石丞公楠為司農時欲舉為掾不就者遂升高而望青原天容天玉諸峯如劒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筆者陳乎其前東山墨潭蛇山之屬如騫如倚如據如伏如黝如紺者繚乎其後飄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虵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横截乎黨灘者贑江也朝暉夕景長雲廣霧明滅變化不可殫紀宜乎孝子慈孫於此興岵屺之悲而無窮也於

是愴然而下復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來不可期左右皆欷歔不自禁乃就舟至郡以其狀告知往來者曰然是其仲子清江教諭浩甞廬墓其中且將葬其父於山之左腋他日為授老之地者也居數日浩來見戚乎其容懇乎其言與語陟亭事泫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再閱月乃請記夫父子者人之大倫也生死者人之大故也子雖甚愛其親不能使其親之長存父雖甚愛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

及夫登高丘臨墟墓不必其親之所藏未有不悄然傷懷彷徨躑躅者人之至情也况浩兄弟之孝臨其親之所藏者乎然孝於親莫大於敬其身敬其身莫大於勵其行雖歌管盈耳獻酧交錯常如陟屺陟岵之時庶毋負兹亭之所以名也烏乎當至元風虎雲龍之世使民望少自損何所不至而寧為鄉善人以終撫其山川天固將啓其後之人矣民望諱霖號石峯居士好學而尚義晚尤嗜佛老之書娶吳氏有四子曰均浩鐸煥女四

嫁士族孫男七人是歲九月記

善餘堂記

饒有善人居安仁華藥峰之西玉真臺之東華山之陽張果峰之北曰胡君茂卿治獄多陰德其祖父皆好善鄉之長老大夫士相謂曰易大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請以善餘名胡氏之堂又購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書以遺之至順元年其子式入史館與余深相好又明年請記於余余曰夫善人孔子猶嘆其不得見孟

子猶聞之喜而不寐況治獄平尤人所難者子茂卿之生父益年四十有五矣甚愛之未成童好學孝謹父愈愛之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卿亦起為縣曹然在諸曹中獨異其治獄情可貸者無不貸之死可生者無不生之民亦莫不自輸其情而刑以不濫縣長貳及同列多嫉怒怨惡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為人元貞末縣有盜捕久不得尉輙以疑似捕齊民七日榜掠鍛鍊之獄具移縣縣長貳皆喜且得盜立闕三木置

獄中上遣使決且至卿入獄語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盜何不自言衆涕泣死不敢異卿曰汝第言當助汝否即旦夕死七人遂極言寃狀令怒不聽卿前爭曰七人一邑之人皆知為非盜以為盜者獨尉與令耳奈何欲殺七無罪以逭失盜之責失盜之責亦至死耶令默然竟釋之七人歸皆祠卿於家頃之以郡曹攝縣諸曹長有為縣豪主錢穀致富饒者豪常欲坐以事殺而幷之未得閒聞與妻前夫女姦乃大喜曰即坐與親女姦罪至

死遂白縣治其事縣得重賂皆許諾卿亦佯許之及捕治事有實然非親女故匿不發豪曰求閱其獄盡如指意無異獄既具上府卿密疏女族姓及祖父名牘中府閱獄見所引女族姓祖父名召謂卿曰卿真長者當為卿成此名竟以異姓女杖而出之卿為德類此名至不可數此其尤彰明較著人所常道之者後生五男子皆秀頴出羣曰吾父積善惟吾一人吾今有五子天與我厚矣即日免歸田里養親教子縣長吏就問政事得失

隨事誠告不及於他父年八十一終卿今亦七十餘矣
教五子皆為儒閭門雍睦人取以為法可謂善人也已
矣夫善者天地之心天之於物無所不愛善亦無所不
愛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昔于公治獄有陰德高其門
閭令容駟馬車曰後必有興者其度淺矣然其報不爽
如取諸券胡茂卿為吏治獄平身未出曹掾之間得五
子即自貶損罷歸若欲以其餘遺子孫者固自有逕庭
哉余嘗過善人之鄉問其名則皆喜而對問其人則莫

不且言且頌望其居則竹樹葱欝禽鳥之聲喈喈及其門則雞犬不驚童僕閒暇皆充充然有自得之意升其堂則尊者不嚴而威卑不令而從凡如是其後未有不昌者有過番君之區行雲錦溪之上望玉真華葢諸峯求善人胡氏之家其居人有如是者必其處也至順三年八月日記

進德堂記

彭氏之堂曰進德立訓也上念乃祖之令德下憫時俗

之日替將納其子孫於善也初彭氏世居武夷宋之時其祖蔚與李丞相綱同學李丞相貴顯即謝不見李丞相鎮江西書數往乃肯來裵徊東湖上因留不去然終不應其辟遂隱居郡之新吳山中其七世孫敬則以文學官遊四方觀四方之俗强相併衆相陵智相傾卑尊易序疏戚易位廢禮義違政教日甚懍然懼曰吾子孫亦將有一於是乎乃歸作是堂以示訓故去華就樸以教儉高廡重階以教嚴歲時奉烝嘗以教孝序尊卑以教敬

存孤弱以教慈合宗族以教和譚禮樂敦詩書以教學
又懼近之弗察遠之弗明也屬余疏其義以廣其訓刻
石屋漏朝夕俾觀省焉余乃言曰儉者德之節嚴者德
之制孝者德之本敬者德之基慈者德之愛和者德之
順學者德之聚儉則財用足嚴則上下辨孝則仁義生
敬則禮讓興慈則恩惠長和則九族覩學則萬善明德
雖美非儉無以定其制故為訓之始德雖備非學無以
約其禮故為訓之終由之則昌舍之則亡不可須臾出

乎訓之外故表名以著遠服之若華衮佩之若瓊琚嗜之若膏粱處窮約而弗濫履貴盛而弗泰蹈危亂而弗懾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以充乎德之實以進乎君子之域而爲彭氏賢子孫夫如是豈惟新吳之俗將化之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國家之求忠臣良士必集彭氏之門矣敬之哉毋忝乃祖余聞彭氏之先出錢氏固慎德之胄也夫盛德者必有後以李丞相之賢而不能屈乃祖之高是必在後之人余於斯堂卜之矣夫作堂以立

訓述訓以發德本乎志也故不著其歲月始末及楹礎筵几之類蔚字子華自號石溪先生則字靜中云

常州通真觀修造記

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住常州路宜興州通真觀之十有八年重建三清殿又十有三年為皇慶元年建玉皇閣閣崇十二尋有半其材皆出於江東故山其始也材大而匠弗勝其成也不二紀而棟已撓延祐七年龍虎山道士張君德隆嗣主觀事逦量歲之入節浮

緇濫為東西方丈以翼之使危有持而顛有扶以永徐公之績為三門以蔽之使內益尊而外益固以嚴神明之居財用既足經制既定會玄教大宗師特進吳公入奉內祠請以郡之天申宮都監陳景懋提舉觀事以董之凡錢穀之計一聽其出入焉大宗師從之於是陳君惟大宗師之教是承大宗師惟張君之託是重趨事赴功夜以繼日涉時歷月適潰於成內則閣遂其安地表其靈重軒洞戶巖邃深靚冬無烈風之憂夏無熇日之

苦談經論道坐以忘疲外則高甍崇阿巍巍堂堂入者心動過者額手㡣陛不加而峻面勢不改而雄而徐之功立矣大宗師樂其有成也進陳君提點以昭其勤張君亦再被璽書賜號冲真明逺元靜法師以重其山夫閣雖高有翼焉則不扶而自正宫雖閎有潊焉則不守而自固吾於是得治國之要焉觀得徐公而地以興徐公得張君而業以隆張君得陳君而志以成而又得大宗師旌善報勞而繼者知所勸吾於是又得任人之道焉

是役也一舉而衆美具斯亦足矣閣之前有井極甘洌相傳吕洞賓嘗浴丹於此井之上有二古栢高十丈大數十圍一夕飛去觀始於陳大建中額由宏道三錫為今名天歴二年六月二日戊子記

袁州宜春縣逢溪山聖壽寺記

袁之宜春有逢溪山者以逢溪禪師得名或曰逢本作濛傳燈録失之山有寺曰聖壽即逢溪禪師所建也名與萍鄉之陽岐南原相伯仲初馬祖以佛法振江西逢

溪禪師與楊岐甄叔南源道明同事之於八十四人之中故歸皆建壇場以闡其師之道唐武宗廢天下佛寺獨逢溪寺以聖壽名獲存入國朝多郡之南泉山慈化寺僧主之至順元年冬寺災長老妙愈即日發公庫錢鳩工度程斬大木伐堅石大攺作之再歲而畢視舊有加焉愈閩疏敏給亦南泉普蓮宗主明照慧覺圓應大禪師慈昱之徒也普蓮建造為天下最故愈亦稱能事云請著其事於碑辭曰有蔚蓬溪馬祖之徒實開此山

數百載餘楊歧南源罔足以居堂堂愈師是纘是圖瞢
攸降宊忽焉為墟愈顧而嘆激烈奮揚畚焦葦爐正位
定方經工程力攻堅擇良罔敢或易罔敢不臧廼基廼
搆廼掮廼授孰前孰後孰左孰右殿堂門廡庖庾庫廄
高者雲覆深者谷授櫛比鱗次壯麗完厚煥若天作儼
若神造世尊穆穆列衛肅肅逢溪有覺是顧是復愈師
其徒載祈載祝天子萬壽庶民五福山增其高水益其
深逢溪有覺是顧是臨愈師其徒載祝載欽天子萬壽

庶民一心

廬陵縣丞馮君修造記

吉安於江西為劇郡廬陵於吉安為劇縣古號難治急則怨緩則怠怨則身危怠則政弛日惴夕惕僅免於戾然亦未嘗無名守令也延祐六年冬十月之望監察御史部行至郡視故醫學前直鬻市傍切獄垣以為非宜喻郡亟遷之十有二月郡曹上言故廬陵縣治夷衍爽塏可遷初廢其地以為文錦院機絡之局而縣寄棲郡

治之西五萬倉至是乃命增築紋錦院以處機絡而以
其地為學徙縣治舊學而復故倉三役並興悉以縣丞
馮君克敏董之君慨然受命而不辭曰吾弗為必有病
吾民者至矣會是歲君當督輸即風輸者出力佐之得楮幣數
千緡遣吏市木諸縣皆與木返幣木石既集乃擇廉敏
吏任其事明年春正月新紋錦院堂廡坊局及諸傍舍
餘八十楹二月己未局乃遷是月建醫學為閉天之殿
以祠三皇六楹為兩廡以列從祀皆十有三楹門十楹

外為靈星之門以備制度殿之後為講學堂六楹及庖庫之次十有八楹西為教官之署凡為屋十有二楹秋八月戊申學乃遷是月建廬陵縣為聽事之堂四楹有二榮左右有次皆四楹為兩廡以居六曹皆十楹門八楹其東為都曹之署凡為屋二十楹冬十有二月庚午縣乃遷凡三役工徒之費出於寓公大家及寮佐之所助者萬二千緡有奇不足皆君自更之自經始以迄於成或完舊而益新或更敝而改作一木一石必量其材

而用之一錢一粟必度其宜而給之寛不至弛猛不至殘調其燠寒時其飢渴吏無奸欺民不告勞故其成功敏而無怨言夫為政不難毋輕民力而已傳曰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節用故不傷以時故不害惟君力行之故其為政平易明信民歌頌焉大德中金華胡君長孺分教盱江攝録事視其屋懔然壓曰是將病吾民矣不踰月而新之或曰此非攝職也君笑而不言嗟乎惟君子為能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況

馮君身居其任者乎雖然有二君之心之才則可不然均為怨府矣豈必廬陵哉醫學教授嚴君壽逸剛正人也美其事請書於石以示後之為政者且以見郡之能使人也君字彦達濮人歷宜春高安彭澤三縣皆有名

昭勇廟卷雪樓記

吳折衝將軍西陵太守寧既與周瑜魯肅吕蒙陸遜之徒並立大功世廟食興國之東六十里富池之口龍光山之下後千餘年宋有天下録前代忠臣義士復賜將

軍爵一命而公再命而王七命而數物備號其廟曰昭
勇門曰表忠而將軍之靈以益著自始封百七十有八
年而建樓於廟之北名曰卷雪又百十有二年而燬於
景定元年之兵又六十有三年為皇元至治之二年祠
官九宮山道姜守夷與里人劉舜元及其徒子如淵爰
謀爰度亟日庀事即樓故基為屋八楹中為重屋六楹
崇七尋有半仍命曰卷雪之樓左顧舒蒲之渚右據黄
龍之灣前俯大江後控衡廬北望長淮之外以天為際

方其驚風忽起白浪晝立天低地昂川谷吐吞則思將軍之在吳也威名動山岳謀慮出鬼神奮百騎而曹瞞夜驚戰孤軍而張遼早却臨夏口而黃祖授首摿益陽而關侯退師指皖城而朱張擒入夷陵而曹仁破何其忠且勇也及夫風霽浪攝上下一碧長空冥冥白鳥孤沒則思將軍之旣沒也三國為墟五運迭興南北紛紜或離或合將軍猶以餘忠遺惠陰隲下民馮大江而揚靈儼南面以顧享又何仁也登斯樓也豈不念曰以區

區之吳而有江表數州之地僅足以抗蜀魏將軍一輸其忠而廟食百世况戴天履地美衣豐食傑然臣子於今之世者乎故君子立功立事必思以顯當世而垂無極斯樓之作亦非徒欲觀濤浪窮勝槪而已葢所以勸忠也以三子與復之心而屬余記不可以不書神姓甘氏字興覇巴郡臨江人累號為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云

法印寺記

豐水之東鳳池之西有寺曰泉林宋治平三年改賜法

印木有豫章楓楮松栢之茂水有錢塘美泉之注脩竹萬箇崇墉百堵自江禅師至濟十有二傳而中微自覺昇至心日十傳而復振初昇偕其從德之廣慈撫廢虛圖前規起嘉泰訖開禧力復舊貫德再傳曰繼澄始買飯衆之田十畆有奇澄之徒慧明復得田二十畆以為長明燈供宋律寺觀毋買民田而明以高行絶學善為方主翰林學士徐公經孫禮部尚書雷公宜中故得請長明燈至於今不廢明之徒永慶慶之徒祖榮復廣田百

畝而寺之計益滋又三傳是為心日心日既嗣百廢修舉效獻力者爭盡其用大德六年重覆佛殿祠后土殿東先師及諸長者殿西明年重覆三門又明年兩廡及庫庾庖湢皆撤而新之皇慶元年建法堂四楹中奉觀音大士延祐六年樓於堂之北東上度佛書下列僧寮明年又樓於堂之東南虛中以為齋堂其東以館賓客若山門若縣鐘之樓方程材度地而申為之自大德以來凡所修營或貸於人或出乎己皆日之孫福權之力也權既

能盡瘁以成其祖及其師圓照之志而權之徒惟勝復能屈身貿易佐匠計勝之徒宏易日誦華嚴歸質田以相權之功是皆儒門所謂孝子慈孫者也方今上自京師下逮郡邑致崇極於佛者莫不因物產之盛憑國家之力猶恒若不及況泉林不仰縣官不資常住振法基於未墜紹宗緒於無窮者乎宜為刻辭著在金石其辭曰

佛入中國餘二千載厥象伊皇高視六合横敷四海其流湯湯河汾著書佛乃聖人教則西方明明我朝並建

三氏奄有萬國列刹相望照地燭天前無古昔割腴錫
衍跨州連縣寶衣玉食式名休祥保合太和孰臻其極
懿此泉林扶顛持危僻在東湖畢力殫慮祇牽乃事有
抗厥初廣殿重樓高壯邃嚴弗儉弗踰瀏瀏清泉落落
長松樂是幽居有詵其徒有秩其儀趾德濟美羣經在
几鐘鼓在虡以祝天子永遵其道傳燈經祖以作教軌

冲元觀記

皇慶二年春二月始作冲元觀夏六月觀成實在富州

之南第三十七福地豊山之陽五里所雕峯之下因黄氏
之故祠也西南維黄氏世盛宋慶元初朋黨論起朝奉
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瀛進讜議十二篇歴詆外戚
韓侂胄蠹國亂政天下誦其名嘉定初以壽終其子通
直郎知衡州常寧縣直方葬於峯之南雙井原因建祠
曰雙井菴命始豊之仙林觀道士靈寶大師賜紫歐陽
某奉祠事且約世守之未幾常寧之夫人徐氏卒葬峯
之東白竹原亦建祠曰白竹菴皇慶二年常寧四世孫

征東儒學副提舉司自雙井菴延禮聶爰靜主之師至即
撤舊祠闢地為觀不數月而工畢飛殿壯麗高廣雄深
門廡端直庖廩完固飛雲之樓矗其西黃氏及后土氏
之祠翼其東文梁藻井之制雲房齋廬之次煌扈於其
内鐘鼓之聲笙磬之音鏜鞳乎其外於是晝霧出楹夕
溜殷砌悅栢拒冬長松無夏神君仙人儵忽往來山川
不改其舊而十倍故祠矣請名曰冲元之觀又嘗與其
師歐陽維新買田五頃有奇至是盡歸於觀以養學徒

奉釐事君子曰惟不貪故能忘其利惟不私故能成其功忘利而有成功非信道而勇於立者不能也使鼂君不為老而為孔氏得志當世所至宜何如黄氏其知人矣延祐七年春征東之子尚敬尚忠請伐石紀功因推道德之端極内外之辨而為之辭以授其徒黄晞平孫誠則等刻之其辭曰猗歟邈哉五千之文上探無始下酌黄軒達性立命執經御權剛柔存亡進退後先糠粃天下道德之源主門既闢教道滋盛水旱疾疫禱祠禳

禜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奔走雷風鬼神受令上好下效此求彼應乃道之文匪道之性志士長往獨善其身鍊形制魄守精馭神蟬蜕宇内飛翔天津匪道之隆乃道之屯孰行罔至孰用罔治蕭曹以臣漢文以帝慈儉為寶敦樸是貴雖懋三五終邁七制迨於我元總攬萬國既殊俗治亦異術既尊素王亦兼老釋或齊以禮或道以德化成天下立治之極豫章南境豐城故邑崇崇始豐神明所集跂彼雕岑雲蒸霧濕有屋渠渠有阯友

叏偉哉鼎君有此駿功黄氏以祠老氏以宫居有所養
學有所宗敬哉學人罔或不恭執德之恒守道之中祈
天永命萬世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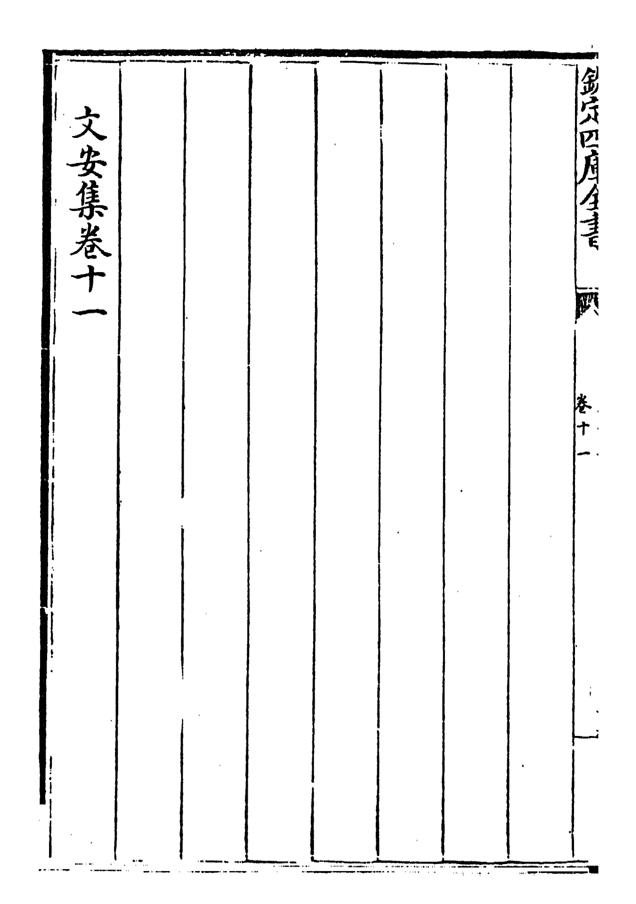
彭州學記

蜀彭州孔子廟學燬於兵九十餘載有司脩位因獎承
簡春秋有事綿蕝行禮治具弗張民習於野至治中太
守劉隆畏上威德思本政教爰諆爰度廼復其舊而教
養之道猶闕今太守則曰興學而不知教養與無學同

於是縮濫節浮舉俸稱貸月計其息貇墾廢辟荒時值嘉穀歲取其入以具祭養以為經常合凡民子弟之俊秀者三十人立師以教故入其廟則棟宇雄麗禮樂備舉聖師洋洋不動而應入其學則堂宇修潔弦誦洋溢民吏觀感不令而化其文學姓某訟牒京師請紀金石乃告之曰惟蜀與宋終始聲教淪洽民心固結故國朝用兵積數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五方之俗更為賓主治者狃闒襲見以遺風舊俗為可鄙前言往

行為可陋至有鴻儒宿學林潜谷逝其道莫聞况復有知學校哉故學校與道興廢上不知學則失其教下不知學則失其政學校廢政事失治道微矣而彭前守克興後守克承繼善趾美作民父母諸生其有思乎夫蜀學有揚雄文有相如治有文翁諸葛下迨唐宋羣儒迭興徽言懿行著在簡册舍疵取醇使合孔子之道父以教子兄以教弟朋友相講里巷相習以翼聖人之治則蜀之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劒閣無所用其闗瞿塘無所

用其險必自彭始諸生勗之毋負諸守之意與聖天子之望元統二年八月日記



文安集卷十一